



柯錦鋒

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生

台灣省南投縣人

省立台中師專畢業

經歷／

教師十九年

現職／

二重國小教師

作品／

散文「走過秋的原野」、「草葉篇」、「悠悠十年」

小說「梔子花」、「種子」

論著「柯老師作文指導」

## 鐵塔叔和他的田地

短篇小說佳作 柯錦鋒

(一)

住在大坎村的人，都知道鐵塔叔這個人。

目前，鐵塔叔已經七十好幾了，背佝僂得很厲害，走起路來像一隻蝦米似的。除了有駝背這個毛病外，鐵塔叔的頭髮幾乎已掉光，以童山濯濯來形容，一點兒也不為過。

我們這群後生晚輩，遇到他時，總喜歡和他打招呼：

「鐵塔叔，你好哇！」

鐵塔叔會停住脚步，艱難的仰起皺紋密佈的臉，親切的應道：

「好，你好。」

鐵塔叔說完話，喜歡哈哈笑兩聲。那種笑聲親切而富有親和力，聽的人都會覺得精神愉快起來。由是，連村子裏那些乳臭未乾的小字輩，在路上遇見他時，也會不懂得分寸喊道：

「鐵塔叔，你好哇！」

說句良心話，他們應該稱呼他為「鐵塔爺」，才算是敬老尊賢。但是鐵塔叔一點也不以為忤，還照樣爽朗的笑兩聲，「好，好。」

在路上遇見鐵塔叔，總會見到他牽著一頭老水牛，悠悠遊哉的走著。不用說，我們都知道他牽著牛到溪埔邊，他僅存的那一片少得可憐，剩下不到兩分地的花生園做活去了。

不明內情的人可能會說：哼！現在是什麼時代了，一切講科學，一切講速率，連農村也講求機器化，耕耘機、收割機充塞其間就是一大證明，而你們口口聲聲的鐵塔叔卻仍擁有一頭老水牛，嘿，他一定是跟不上時代脚步的人。

跟不上時代脚步的人？不僅我不同意，連我們村子裏的小鬼頭都要抗議：「亂講，我們村子裏頭腦最好，眼光看得最遠的就是鐵塔叔哩！」

## (二)

在這裏，我不敢倚老賣老說是大坎村的「劍仙」輩，然而我在這塊肥沃的土地生長四十年，對於鐵塔叔的事蹟知道得可不少，所以我是有資格來介紹他的。

話說民國四十七、八年間，我還是十歲蘿蔔頭的年齡，那時，我對鐵塔叔就有深刻的印象。

鐵塔叔是時正值年富力壯，他挺直脊背，恐怕有一百八十公分的樣子，加上寬臉膛、厚胸膛，配上黑得發亮的皮膚，遠看近看都像一截粗壯的鐵塔，所以大家乾脆喊他為「鐵塔叔」。

那個年代，大家的經濟普遍不好，不少人三餐吃的是地瓜飯，佐菜是鹹魚、醬菜、蘿蔔乾，至於打打牙祭，吃些雞、鴨、魚、肉些的，非等到逢年過節才捨得吃。

鐵塔叔當時有兩甲多的田地，除了種植花生、甘蔗、荔枝等旱作物外，還種了一甲多的稻田，以財富來論，雖然比不上巨商富貴，但在我們村子裏，他堪稱過得去的人。而據我們所知，他三餐所裹腹的也不外乎地瓜飯、芋片粥、番薯葉、小魚乾一類的，絕少出現五花肉、火腿等油水食物，要是有人打趣道：

「鐵塔叔，你是有錢人，怎麼這款節儉？」

鐵塔叔會兩眼平視半喘，接著跳起來，「黑白講，我還不是跟你們差不多，那裏有錢。嗯，吃那麼好不怕撐死？」

鐵塔叔的老婆，我們自然叫她鐵塔孀。說也奇怪，他的老婆長跟他截然不同：個子矮小，身材削瘦有如洗衣板，更讓人嘖嘖稱奇的，還是她的肌膚白如霜雪，儘管在炎日下做活也照樣曬不黑。兩個人走在一起，彷彿絕透的天地配，村子裏的人看了雖然好笑，但也不敢當面笑出來。不要以為莊稼漢不認識幾個大字，但是對於做人

的道理，他們還是拿捏得很有分寸。

鐵塔嬌看見人愛理不睬的，也不喜歡和那些婦人談天說地，照理來說，她的人緣應該不佳才對。可是事情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，那些三姑六婆之流，甚至那些昂昂大丈夫的男人，看見她都帶著三分敬佩七分羨慕的表情。這為的又是什麼呢？其實說穿了也沒什麼，而是他們夫婦相敬如賓。不要以為相敬如賓是很容易做到的，至少在我們村子裏僅出現他們這一對而已。其餘的夫婦檔，不是時生齟齬，就是公然叫罵，甚至演出鐵公雞。

那時，只要你晃盪村子一圍，包準你會聽見大人罵小孩的聲音，最多的還是夫妻對罵：

「X，妳這個查某，不知三二，連煮飯都煮不好，真是會笑掉人家的大牙。」

「講什麼憨話，你這麼會挑嘴，也不怕天打雷劈。沒辦法賺錢的查埔，還嫌你祖媽不會煮飯，我們出去說，讓別人來評理。」

夠了，我不再說了，說了顯得缺乏厚道。因為上面所舉的還算文罵，而更不堪入耳的武罵更多得不勝枚舉。他們為什麼好得可以同穿一條褲子似的，這是那些人急於知道的答案。

對了，那個年代不時興節育這個觀念，家家戶戶都生了好多孩子，有點兒像產小豬比賽似的，那戶人家沒生個八個、十個子女，一定會被人取笑人丁單薄。

「多子多孫好福氣」是我們當時公認的真理。

而鐵塔嬌卻只生一個兒子——廖秀楨。廖秀楨跟我讀同班，是我們班上的班長，大概受了母親的遺傳，個子也是矮矮的，全身一副細皮白肉，講起話來娘娘腔的，我們叫他為「小娘子」。

小娘子不僅功課好，連演講也頂呱呱的，經常代表學校參加鄉賽、縣賽，而每次都得到輝煌的成績。

小娘子是學校的一張王牌，更是鐵塔叔的傳家寶似的，他喜歡別人談他的兒子，每回他都聽得眉開眼笑。有一次，有一個老人不曉得是不是頭腦不靈光，還是忍不住了，問他：

「鐵塔仔，我問你，你兒子這麼出色，為什麼不叫你牽手多生幾個？」

鐵塔叔一聽，笑容沒有了，楞在當地。

那個老番頭大概吃錯了藥，竟然教訓他了：

「生一個兒子怎麼行？我活到七老八老的，也沒見過只想生一個蛋的查埔郎，……。」

鐵塔叔推個藉口，匆匆走了。

事後，有人放出風聲，說什麼鐵塔嬌得了什麼婦人病，能生一個種已經是祖宗保佑有加了。

什麼是婦人病，當時的我，是聽不出所以然的。不過鐵塔叔夫婦只有一個兒子，而能甘之如飴，是莊裏人所嘖嘖稱奇的。

八七水災過後，鐵塔孀病倒了。

鐵塔孀病倒的消息傳播得很快，不多久，全村的人就知道了。

那天晚上，媽媽帶我去探望她。

多日不見，鐵塔孀變了樣，她的眼眶深陷有如鬼魅，她費了好大的勁才從床上艱難的坐起來，她說話的聲音有如蚊子叫：

「多謝啦！多謝你們來看我。」

媽媽拍著她的肩膀，安慰她：

「多休息，你的病很快就會好的。」

在昏黃的燈光中，我隱約可以看見鐵塔孀的眼睛裏有淚珠在打轉。她囁嚅著說：

「我這病是不會好的。」

「別胡思亂想了。」媽媽說。

這時，坐在一旁的鐵塔叔突然掩面啜泣。我很少看到大男人悲傷流淚的場面，我簡直有點兒不知所措，……

鐵塔孀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，有人說，她幾乎變成皮包骨了。

村子裏的人都是古道熱腸的人，誰都想幫助鐵塔孀，內中以有財伯最熱衷，他一再建議：

「鐵塔仔，你這樣也不是辦法，這樣子吧！問神明看看，你牽手是得什麼病？問出病因要治療就有方法解決了。」

「敢有效？」一臉疑問的符號。

「試看看吧！」有財伯露出悲天憫人的表情。

「到這地步，問神明也是多問，不如不問。」鐵塔叔頹然嘆了一口氣。

在我們村子裏的人，可以說沒有人不信神祇的，尤其村子裏福安宮的玄天上帝公是眾人膜拜的對象，大家只要遇到不順遂的事，一定去那裏問個水落石出。如果有人敢說句對神明不遜的話，馬上會被人嗤之以鼻。鐵塔叔發出對神明不相信的言談，要是在往昔，不出三分鐘鐵遭別人抨擊，但是衆多鄉老念他是傷心過度，只有搖頭的。

「可憐的鐵塔叔，他已經六神無主了。」這是一般人對他下的定語。

(四)

做夢也想不到，鐵塔叔竟然把妻子送去台北的台大醫院治療了。

台北？多陌生的城市，在我那種年齡的直覺判斷，台北簡直跟南極一般，遠得很咧！

一個秋風颯颯的早晨，我們村子裏好像鼎沸的開水似的，人群圍集在大廣場，嘰嘰喳喳的談論著鐵塔叔的駭人事件。

事件之一是他的妻子，經醫生診查的結果，發現得的病是肝癌。說到癌症，我們沒有一個人不害怕的，像賣豬標是得肺癌死的；笑起來有酒窩的阿梅姊得血癌過世；清治伯知道得口腔癌的第二天，嚇得上吊提前向閻羅王報到……。

我們總是如此認為，得到癌症的人，他的一生已經完了，只要牛頭、馬面的勾魂繩一丟，他就得乖乖地跟他們走。

才四十歲左右的鐵塔孀就得了肝癌，這是大家不敢相信的原因。

事件之二是鐵塔叔要賣田醫治牽手的病。照理來說，得到肝癌末期的病人只有等死而已，這是村子裏那些大人嘍嘍不休的結論。哼！偏偏這個大憨呆的鐵塔叔不知三二，被鬼魅矇蔽了眼睛，要賣田張羅醫藥費來醫治牽手的病，這不是太離譜嗎？

把祖宗留傳下來的田地賣掉，祖先在地下有靈，會哭得死去活來的，鐵塔叔真是不孝子。有人說。

嘴裏嚼著檳榔的阿江叔，愈說愈激動，「呸」的一聲把檳榔汁吐得滿地，叫了起來，「鐵塔仔的眼睛生在褲襠裏，不管用的錢也要花，我真是想不通。」

反對他賣田的人，所持的理由不外乎：土地是祖宗掙來的，除了敗家子才會賣田；鐵塔孀已經病入膏肓，花再多的錢也起不了什麼作用。

當然，也有人極為同情鐵塔叔的，他們露出曖昧的笑容，說：

「某（妻）奴啊！對某這款好的男人真是少咧！」

不管村人如何物議，田還是賣了，賣給歪仔楊。歪仔楊是本村第一大財主，他談起話來，甚至嘿然笑著，嘴唇會習慣性的向右斜，久而久之，村人就喊他「歪仔楊」。歪仔楊心胸開闊，聽了甚覺詼諧，他竟坦然接受這種綽號也。

鐵塔叔把上好的水田八分地，賣給歪仔楊，得了一筆鉅大的款項。可是這筆款項花不到一年就光了，而他的老婆也在次年夏末秋初往西天去了。

鐵塔叔自從老婆死了後，人彷彿變了樣，遇到村人雖然照樣熱絡的打招呼，可是沒有往昔那股勁兒。村子裏做平安戲，村子裏的男人翹起二郎腿，坐在戲棚下看戲，惟獨他依舊牽著水牛去田裏工作。或許有人會說野台戲是晚上才有，白天怎麼會有呢？但我們村子裏的確在白天就演平安戲，或許那是我們村子獨有的特色吧！演平安戲共請兩家戲班，前後演三天，斯時村中長老心腸好，怕兩家戲班鬧得水火不容，特別約定，白天演歌仔戲，晚上演布袋戲。

鐵塔叔白天不看歌仔戲，晚上也不捧場布袋戲，所以大夥兒都說他有點異常。

村子老榕樹旁的跛腳福店舖，是村人歇息談天說古的場所。有些人喜歡叫兩把花生米，打上半斤的太白酒耗上老半天。往昔，鐵塔叔老婆還活著的時候，鐵塔叔偶而會加入喝酒的行列，他喝到醉茫茫就會唱道：

「飲啦，杯底不可飼金魚，好漢剖腹來相見。拼一步，爽快麼值錢。」

他的歌聲渾厚耐暢，未唱完，早已贏得村人的鼓掌吆喝了。

老婆死了後，鐵塔叔便滴酒不沾了，儘管有人譏他不是男人，他也不為所動。

五十年夏末，小娘子考上省城第一中學。省中是明星學校，不少人夢寐以求，但卻無緣考上。照理來說，我們村子裏的人應該引以為榮，爭先恐後到鐵塔叔家去祝賀，為他高興才對。然而我們村子裏的人卻適得其反，紛紛潑他冷水。當然，大家都是一番好意。

大財主歪仔楊，曾潤潤喉嚨，字斟句酌地說：

「讀書？讀那麼多書要死啦！我歪仔楊有四甲多的田，錢也不少，但是我的子女只能讓他們讀完國校就可以了。那裏有人栽培子女讀沒有什麼用的初中，當老子的卻做牛做馬的，拖磨得半燒死。這款事情，打死我也不做。」

有財伯點點頭，跟著勸道：

「鐵塔仔，你想想，你牽手死了一年多，別人勸你再娶後室，你又不肯。現在，你兒子已經半大人了，可以幫忙你做事囉！你還有一甲多的田，你不請長工，不叫兒子幫你做事，你會做死。」

「是！是！讀完國校畢業，已能讀能寫，讀初中是多餘的。」阿江叔張開血盆大嘴，吐了一口檳榔汁，又說：

「鐵塔仔，你的錢若是多多，倒不如借我算了。」

當時，我是現場觀眾，自然知道得很真切。

鐵塔叔聽了，哈哈笑道：



「多謝大家的關心，小弟心意已決，我再如何艱苦，也要栽培小兒讀書。他肯讀、能讀，我不僅栽培他讀初中，甚至讓他讀高中、大學、出國留學，……。」  
那些鄉人聽了，都搖著頭。還有人吐著舌頭叫道：  
「白日見到鬼了，那裏有這種不明事理的人。」

(六)

時光匆匆，民國六十二年秋天，鐵塔叔又要賣地了。  
是時，石油危機來臨，工商業景氣低迷，有餘錢買地的人並不多。

鐵塔叔找不到買主，最後硬著頭皮去找歪仔楊。歪仔楊和人合夥搞建築，多少賺一點兒錢。他拈著花白鬍鬚，偏著頭問著：

「你又要賣地了？」

鐵塔叔點點頭，陪著笑臉說：

「是啊！」

「這次要賣多少？」

「一甲兩分。」沈吟了半晌才迸出來。

「這麼多？」歪仔楊嚇了一跳，定定地望著他，「為什麼要賣地？是不是動了凡心，想再娶。」

說著，眼睛眯成一條線，以非常曖昧的表情盯著他瞧著老半天。

「不，我才不會這樣做呢！」鐵塔叔據說幾乎要流出淚來，「我賣田讓秀楨出國留學。」

歪仔楊拉扯耳朵，幾乎不敢相信地說：

「你再說一遍，你是說要賣田讓兒子出國讀書嗎？」

鐵塔叔笑著，笑得比哭難看。

歪仔楊心腸並不壞，他好意勸道：

「鐵塔仔，你千萬不可如此做，你能夠栽培兒子念完大學已經不簡單了。為的是什麼，要賣掉祖公留下來的田地，供應孩子過鹹水去外國留學，你不是被鬼嚇到了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歪仔楊差點把心肝都掏出來，「上回你賣田，張羅牽手的醫療費，雖然有人說你，但大家終究承認你是有情有義有眼淚的人，現在你要賣田給兒子出國留學，這又何必呢？莊裏的人可要笑你是大傻瓜了。」

鐵塔叔最後還是把田賣了，因為他覺得兒子的前途比什麼都重要。

歪仔楊不願趁火打劫，以一般行情買下了地，而鐵塔叔僅僅留下兩分地而已。

賣了田的鐵塔叔，把大部分的錢給了兒子，只留下一些錢寄存在鄉裏的信用合作社當養老的老本。

偌大的田地十之八九賣給了歪仔楊的鐵塔叔，並未清閒下來，每天忙完田裡的工作，就自動去幫莊裏的人採收花生啦！收割甘蔗啦！割稻啦！

由於他的力氣大，人又勤快，倒很受一般人的歡迎。有一次，他幫歪仔楊扛穀包，一袋穀包怕不有兩百斤重吧！大概是劫數難逃吧！他突然一個踉蹌摔個四腳朝天，閃了腰，人再也爬不起來。

歪仔楊負起道義的責任，延請西醫及國術館師父為他診治，前後治療了足足有兩個月的時間，鐵塔叔終於能下牀走路。只是腰桿再也豎不起來。

依稀記得鐵塔叔臥病在牀上時，阿江叔拼命嚼著「台灣口香糖」，嚼到某種程度，他啊呸的一聲，把血紅的渣汁吐得滿地，然後說話了，「我說鐵塔仔，要不要叫你兒子回來？」

「不行啦！他在美國讀書，千萬不能讓他知道。他知道一回來，我的心血都完了。」

「不會吧！兒子回來看你，看完就走，怎麼會影響學業？」阿江叔說著，似笑非笑地說：騙人也不是這種騙法？」

「閃了腰是小事，千萬不能讓我兒子知道啊！」鐵塔叔淒涼地喊著。

(七)

變成駝背的鐵塔叔，再也無法做粗重的工作。好在他的土地少，種植的農作物又是花生、地瓜一類的，不需要花多少力氣。

變成駝背的鐵塔叔好像變成村子裏最清閒的人，除了天天牽著一頭水牛到田裏踢腳步，吃青草外，沒事時，他就坐在溪埔邊的石頭上唸歌。我所說的唸歌是有道理的，他的腰桿未受傷前中氣十足，一曲「飲酒歌」可以讓人喝采不迭；可是腰部受傷後，他的歌聲大大不如從前，很有點唸書的味道。

他最喜歡唸的歌是「農村曲」：

「透早就出門，

天色漸漸光；

受苦無人問，

行到田中央，

.....」



不曉得是懷念昔日的時光，還是閒著無聊唸而已。總之，他的情景很讓人同情。

阿江叔以前老是在背後罵他，「X，天下第一笨人就是鐵塔仔，放著清福不享，偏偏要賣田給後生出國唸書，憨人啊！」

歪仔楊也曾罵道：

「憨，真是憨一世人，兒子栽培到出國唸書有什麼屁用？」

可是現在他們都不敢罵了，尤其鐵塔叔的受傷跟歪仔楊還有關係哪！

阿江叔改口了，他一再搖頭，彷彿要把甩掉似的，「我真的搞不懂，他為的是什麼？」

歪仔楊變為咳聲嘆氣了，「唉！命運的作弄啊！這一切都是命。」

這時，我早唸完高農，在家裏幫忙父母親種田了。

有一天的黃昏，我駕駛著耕耘機從溪邊經過，我又聽見鐵塔叔在唸歌。我把耕耘機停住，跳下車跟他打招呼

「鐵塔叔，你坐在這裏哦！」

「是你哦！清水的兒子阿木仔。」鐵塔叔費力的抬起頭，對我笑了笑。

「坐在這裏唸歌哦！鐵塔叔，你真有雅興。」

「不！不！我一邊唸歌一邊看我的田。」鐵塔叔說。

「看兩分的田？」我詫異極了，「有什麼好看的？」

「才不呢！我在看以前的田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底下就沒有聲音了。

我發覺有異，偏著頭注視著他，啊！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他的眼眶裏正緩緩流出淚水來。

他又說話了，「阿木仔，你是局外人，不知道我的心情，賣地好像割我的心肝肉，我也是捨不得啊！」

到今天為止，我還想不通，那天鐵塔叔為什麼要和盤說出他的苦衷。如果要勉強臆測的話，大概是我的年紀

和他兒子相同，而他的內心痛苦哀傷已達崩潰邊緣，非找一個人傾訴不可。

「既然捨不得，為什麼要賣地？」我問道。

「唉！我第一次賣地是不得已的，阮某（我妻）得了癌症，不治療怎麼行？我是一個種田人，沒有錢，惟一

的方法只有賣田了。」

「有人說你是妻奴啊！」我說得很平和，一點兒也沒有嘲笑的意思。

「隨他們講好了。唉！這也是一樁祕密。」鐵塔叔用右手背揩去兩只眼眶的淚漬，「我小時候，我阿母就是得

癌症死去的，當時沒有錢看醫生，我眼睜睜看阿母在鬼哭神嚎中死去。我——總不能讓我的女人這樣死掉。」

我聽了感觸良多，真不知道鐵塔叔還有這麼一段悲哀的往事，而他卻能痛定思痛，轉而全心照顧他的妻子，

，真不簡單哪！

「那第二次賣田呢？」

「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。秀楨會讀書，做老父的就要栽培他讀書。阿木仔，我是青睞牛（睜眼瞎子），知道不識字的痛苦，所以我曾發誓，只要兒子肯讀書，我即使賣田當乞丐，也要栽培他讀書。」

我是感情充沛的人，聽了以後，弱只眼眶一片潮濕。幸好天色漸漸黑了，免去我的尷尬。

(八)

民國六十六年，秀楨得到洋博士學位，受聘回國在北部一所大學教書。

秀楨衣錦榮歸故鄉那日，村民紛紛到鐵塔叔家去道賀。

這番不比往昔了，或許是時代在變，人也在變，村民的觀念也變了，沒有人說唸書不好了。

跛腳福昂聲道：

「還是鐵塔仔眼光遠，看得對，把兒子栽培讀到了外國的博士回來。」

阿江叔這回不吃檳榔了，醫生告訴他，再吃下去會得口腔癌，他只有戒了。他帶著幾分羞慚說：

「眼睛長在褲底的人是我，讀書這麼有用，我怎麼沒想到。」

歪仔楊老了，滿頭白髮，顫聲地說：

「枉費啊！枉費我有這麼多的田園，兒女卻沒有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。」

村民一面恭賀鐵塔叔苦盡甘來，一面自責本身的眼光短淺，不知世事。

鐵塔叔父子見面那一刻，我是在場的，秀楨看見老父變了樣，背駝了，頭髮也少了，不由得一怔，等到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時，不由得抱著老父痛哭失聲。

父子兩人哭成一團，就是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也要跟著掉眼淚。

秀楨是一個孝子，當晚，他就請求鐵塔叔跟他到台北享享清福。

鐵塔叔拒絕道：

「我跟你到台北，這些田怎麼辦？」

「阿爸，您把田賣了吧！現在是您享福的時候啦！」

秀楨懇求道。

「不行，台北我住不慣，我喜歡鄉下，喜歡這裏的人，更喜歡這裏的田地。」鐵塔叔用手背抹抹眼睛，嘆了

一口氣，「人是不能忘本的啊！你想，我離開這裏到台北生活，人生還有什麼意義。」

由是，鐵塔叔得其所哉的住下來，每天牽著一頭水牛到溪埔邊的花生園去種活，去過他快樂的日子，……他的兒子秀楨已升上教授，也結了婚，更有兩個白白胖胖的孩子。他們三不五時（經常）就回到我們莊裏探望老父，盡為人子的心意。

(九)

住在大坎村的人，都知道鐵塔叔這個人。

鐵塔叔走路的姿勢像蝦米似的，但我們不笑他，反而尊敬他。

鐵塔叔遇見人跟他打招呼，會爽朗的笑兩聲。那笑聲富有親和力，我們喜歡聽。

鐵塔叔到溪埔邊的花生園做活，其實用上牛耕耘的機會少之又少，但是我了解他的心事，知道他為什麼守著田園的真相。

如果有人說鐵塔叔是跟不上時代腳步的人，我們村子裏的人沒有一個同意的。

告訴你以上的故事，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同意的原因吧！

順便告訴你幾個祕密，目前我們村子裏已鮮有夫妻對罵的現象，只羨鴛鴦不羨仙的夫婦愈來愈多；另外，村子裏已陸續出現幾個碩士、博士，連阿江叔的孫子——江清標都讀研究所了呢！

這一切的一切，多多少少都受鐵塔叔的影響，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如此敬佩他的緣故。（完）